

女人的江湖

戴斌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女人的江湖

戴斌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人的江湖

戴斌著

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2.3

ISBN 7-5360-3762-7

I. 女...

II. 戴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2918 号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江门日报印刷厂

(江门市华园中路 25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.125 1 插页

字 数 16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762-7/I·3072

定 价 1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《男人的江湖》的姐妹篇，描述“有情二奶”胡小梅、“高级白领”纳敏、“啤酒女郎”余亚、“美女赌神”许多等时髦女郎在特区的打工与流浪的故事。除了具有《男人的江湖》一书的特点外，还重点描述了女性闯江湖那种“身不由己”，那种不甘以色相事人又不得不强颜卖笑，既想守身如玉又无法守身如玉的无奈与悲哀。

责任编辑 谢日新

技术编辑 易 平

封面设计 王 越

目 录

情爱原生态	1
——有情二奶胡小梅	
适应“性”	37
——啤酒女郎余亚	
骰子	79
——美女赌神许多	
在稻田与巢穴间	107
——高级白领纳敏	

情爱原生态

——有情二奶胡小梅

我说过，我是个不喜欢打领带的热爱自由的人。如果我当官，肯定是个贪官；如果我结婚，肯定会离婚。我说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混蛋，但胡小梅不相信，她把这些话看成是我幽默的表现。她说，即使你是个混蛋，也不是个真正的混蛋，至少是个比较可爱的混蛋。胡小梅那时一心想我做她的老公，当然不是真正的老公——她早就被一个有钱的香港老头包起来了，这事在她家乡传得沸沸扬扬的。当然就是传得沸沸扬扬也没什么，她家乡做那个的多着呢，但问题是她老古董的老爸为此气出了心脏病，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，就是咽不下气。为此胡小梅要我做她的假老公，回去给她父亲看看，让她父亲顺利地咽下气闭上眼。这种高尚的事情我自然乐意帮忙，胡小梅几乎还没说完，我马上便答应了。我说既然是做老公，不管是真老公还是假老公，首先要的是例行一回老公的权力，这样才有做老公的感觉。我急不可耐地要把她往床上搬。胡小梅止住我说，你急什么？又

感慨说，混蛋毕竟是混蛋。我垂涎地笑说，我本来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但碰到你便变混蛋了，不是我好色，只怪你太漂亮了。胡小梅扁嘴扬下巴哼了一声，一副很受用的样子。

我认识胡小梅是在一老乡家打麻将时。我平时不大打麻将，我打麻将十有八九是要输的，而且输的时候输得多，千儿八百就这么去了，赢时总是三两百块的。有些人就是不走赌运，一辈子都不走。那晚老乡三缺一呼我，我便去了，这时不凑脚是不道德的，已不关钱的事了。

我老乡叫阿伟，那天晚上打麻将的还有张生，他在法庭工作，另一个便是胡小梅。那会我只知道她叫阿梅，我们习惯叫阿什么的称呼人。知道她叫胡小梅是她自己告诉我的，这时，我们的关系有了某种默契。张生我原来便认识，并且和阿伟去过他的法庭玩过，没什么好玩的。那晚打麻将打到一半，我已输了三四百，我不心急，有思想准备的。张生坐在我下手，赢了一些钱，这圈又听牌了，看得出来他听的是五筒。我手上有个多余的，我打到他面前，说，要不要吃胡，机会不多呵。张生笑着倒牌，我解嘲说，张生不是别人，下次我坐牢时，少判我两年。胡小梅看着我笑。我歪头说，我这种人完全有可能坐牢的，与其临时抱佛脚，不如平时多烧香。又补充说，我很坏的，你跟我打麻将要提高警惕，免得传染了。胡小梅粲然一笑，搓牌说，我也蛮坏的。我忽然就被她说的这句话以及说这句话时的神态给迷住了，盯着她傻笑，胡小梅是那种不太漂亮，但有特色的女人。我很喜欢这样的女人。阿伟码好牌，阿伟手脚很麻利的，笑声

也爽朗，这时看着我们说，你们两个不得了，居然一点谦虚也没有，假如你们两个结婚了，生个小孩不是小鱼儿便是韦小宝。阿伟说这话时，我转头去看胡小梅，刚巧她也看我，她的眸子里充溢了某种坏光，很鬼。我受到鼓舞，说，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便生一个出来试试，怎么样？好哇。胡小梅应道。她的干脆我始料未及，一下窒住了我的话。

我一开始就知道胡小梅是有钱人包起来的二奶，我常在阿伟那里碰到二奶，有很多二奶到那里去打麻将的。因此开始时我对胡小梅根本就没什么注意，我对二奶们总是很少注意的，当然最先不是这样。最先我对二奶们还是蛮关注的，龙华漂亮女人多，但都是包起来的，你没法不去关注她们。我对二奶不关注是一次在阿伟那里打麻将，一个二奶坐在我后面教我如何出牌，她对我的错误出牌痛心疾首，从这可以看出我常输钱不是没理由的。在她的指导下那晚我赢了不少，我开玩笑说，你真是师傅，把你的电话告诉我，我下次再向你讨教。事后，阿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你看上她了？她又没什么钱，那个包她的人不怎么给她钱的。我当然不是看上她了，但这种事解释起来颇费劲，自此我很少跟二奶们穷侃。当然这也不能怪阿伟敏感，很多二奶都要养小白脸的，可以说追求二奶是眼下的时尚，男人赚钱太难，难到几乎不可能，所以走捷径追二奶便成了一代人的梦想。

我也常希望能搞掂一个二奶，但不想在阿伟那里认识并搞掂，这样我会觉得没面子。事实上我也搞掂过几个二奶，不过那是些出来开辟第二职业的二奶，因包她们的人给的钱不能满足她们赚钱的愿望，她们便出来找外花。她们不找你要钱，但缠着你逛商场泡酒吧，你花的钱并不低于养一个老

婆，所以没什么大的味道。但胡小梅不同，我想。那晚打麻将，我和胡小梅下楼，走到街边，看到烧烤摊顾客云集，我便邀她吃烧鸡腿。我们大嚼了一通，买单时，胡小梅拉住了我，说，我来，今晚我赚了。我说，我可没输得一干二净。但让你买单对你是不公平的，胡小梅认真地说。她买了单。

那晚，我没送她回家，她自己坐摩托车回去的。我预感我和她定要发生一些什么，我不急，我估计胡小梅也不急，看得出来，我们都是那种随缘的人。我是走向住处的。午夜的月亮照在汽车稀少的街上，一片清寒，很像是家乡的初秋夜。我异常兴奋，两胁翼动，双腿轻捷有力，这倒不是因为胡小梅，我早就过了为一个可心的女人兴奋不已的年龄；也不是想到了月下迢迢的家乡，家乡也没什么可怀恋的。这全是因为月光，不知为什么，每回看到月光我都会莫名地兴奋，仿佛月光能调节我的神经，激发荷尔蒙的分泌。我热爱月光和金钱，当然还有美女。

我第二次碰到胡小梅是在百佳商场。那会我在逛商场，男人逛商场，也许你会觉得好笑，但我的确有这样一个爱好。这是龙华把我培养成的，龙华没有地方可以去散步的，我总是沿街走一圈后，便钻到商场里去，商场有冷气，有五颜六色杂七杂八的商品，另外还可以看到逛商场的美女。

那晚像往常一样，我在百佳商场瞎逛，碰到了胡小梅。我陪着她又逛了一圈，出商场后，我邀她到我住处坐坐。胡小梅还是不想去。我于是提出如果她不去我的住处，那我就去她住处，我送她。胡小梅权衡再三，只好两害择其轻，去了我的住处。我的房间很小，放了个电视机，一个CD机

后，便没有太多的空间了。胡小梅打量说，你房间那么小，买个这么大的电视机干吗？我说，本来是不买的，有一次到楼上同事那里看足球，他老是将台调来调去的，烦死了，骂他，他却说你自己去买一个来，29寸的？买就买啰，有什么了不得，于是就买了，结果中国队没有出线，我差一点把电视机给砸了。

我也偶尔看足球，胡小梅说，尽管没什么好看。我听说她也看球，正要摆架子与她大谈一通足球，胡小梅止住说，别别，千万别把我当球迷，我懂得的也就那么多，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，你的日子过得还是蛮井井有条的啊。我笑说，是吗，我们不谈波谈条，我自己认为是有条，只是没理，要到哪里去找一个理来过过才舒服。胡小梅说，什么话从你嘴里出来好像都要变个味。我的嘴是一家肥料加工厂嘛，我说。

胡小梅坐了一会，要走。我留她，她说，有机会的，时间多着呢。又说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，我叫胡小梅，跟电台那个主持人一样的名字。我于是知道了她叫胡小梅，但还是与平时一样地叫她阿梅，我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有一种敛财埋宝的踏实。我自然不会因为知道了她的真名实姓而像捡了宝，但她告诉我名字时的正儿八经的表情让我有些沾沾自喜，说穿了，我也只是个猥琐而敏感的小男人而已。在无聊的午夜，我常听收音机里胡小梅主持的清淡节目“夜夜不寂寞”，我觉得胡小梅的节目很顺我的心。这会听她说也叫胡小梅，让我笑出声来，我说，我爱胡小梅的节目，但不是听她胡说些什么，是听她的笑，她笑得很淫荡的。胡小梅说，我也爱听，但我更爱听她放的歌，几乎每首都合我心意。我

说，你的心意也真是好合，什么时候也到我这里来听听歌，让我也合合你的心意，如何？你已经很合我心意了，胡小梅说，要不我才懒得上来呢。谢谢谢谢，我说，让我不但合你的心意，还合一合身意如何。胡小梅说，你想去吧。

胡小梅下楼，走到马路边，扬手叫了辆摩托走了。我站在马路边想了一会，觉得胡小梅不像个风尘中的女子，我甚至怀疑我的直觉错误，阿伟从没对我说过她是二奶，我是凭直觉和习惯判断她是个二奶的。不过，如果我包二奶，我也要包一个看上去不像二奶的女人。后来我跟胡小梅混熟了，知道她确是被包起来的二奶，至于她老公，她曾介绍说是个又老又丑的男人，无善可陈。我相信她的话，当然重要的是，不管她老公怎么样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没有必要对他有好奇心，事实上我对什么都没有好奇心，也不知好奇心是从什么时候，什么原因开始萎缩衰忘的，管它。我的目的在于把胡小梅搬上床。

我觉得与胡小梅的关系是可以这样的，脱掉裤子上床，穿着裤子走路，两不相干，不负任何责任。我最怕的就是负责任，尤其是对女人，女人的麻烦事实在太多，足以累死任何一只强壮的公牛，何况不堪负重的我呢。胡小梅叫我做她假老公的那天，我就急不可耐地要与她上床，她开始不肯，但被我按住后便顺从了。不就是做爱么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上帝造就的那玩意不就是让人们做爱的么？完事后，胡小梅笑吟吟地说，你这家伙，真是色胆包天，大白天也敢做爱。我说，你不敢么？此前你没有在大白天做过？胡小梅笑而不答，忽然想起我刚才没有戴避孕套，问，你刚才没有戴

套？你混蛋怎么套都不戴。说罢，匆匆忙忙往洗手间跑，折腾一番后，冰凉凉地回来了。

这是我和胡小梅的第一次做爱，有了这层关系后，自此感觉亲近了许多。尤其是胡小梅，她常要打我手机追寻我的踪迹，有一天，我忍不住了，问她，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狗屁，她说，真是天大的狗屁，我怎么可能爱上你这么个混蛋呢？岂有此理。的确，我不应该以为搞她后不用付钱，而认为她爱上了我。但这实在是让人误会，这世界什么都不真的，只有钱是实实在在的，有人居然不要钱，就算不说爱，也多少可以说有感情了。当然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她是个性欲得不到满足的二奶，找刺激是她的目的，赚钱则不是，而且大多数富婆找小白脸都是要花钱的，胡小梅不用花就应当是赚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但我很久以来便分不出事物的是非了，因此我便不再去想，管她呢，大家都是混日子，想那么多干嘛。我终于作出自己不在乎的结论时，胡小梅在那边脆笑说，你是不是想我有一点爱你？如果是呢，我就吃点亏爱你一点，满足满足你的希望。我说，算了吧，我才不在乎你的所谓的爱呢，我要爱干吗，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女孩。胡小梅说，口是心非了吧。

我在胡小梅面前讨不到便宜，她总显得从容不迫，游刃有余。这种感觉是我在其余女人面前所没有的，我知道，我的修炼毕竟还没到家。于是我便对她有了某种尊重，在绝大多数时候，男人是不会尊重女人的，男人有天生的自傲心理，总认为女人要低一等。对胡小梅尊重的主要表现是，我把她放到了与自己相同的位置，觉得我能解决的问题，她也可以解决，甚至比我做得更好；而我所具有的强处，她也

有，甚至比我更强。我们完全平起平坐，我不必有保护弱小的压力，对于本身就弱小的我，这种压力往往是致命的。

在我和胡小梅还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时，阿伟已看出苗头来了，当然看出苗头的人不止阿伟一人，事情是明摆着的，她有些随意的流露，而我也不善掩饰，男女间的事，深圳远没有内地那么一本正经地伪善，总是很坦白，就算没有成功，那又有什么，人们会说，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。就像一副听一四七二五八的麻将，没胡，而被别人的卡六万给自摸了，命运的玩笑无所不在。

我像往常一样常到阿伟那里打麻将，自然也常碰到胡小梅，仍然也常玩笑不断，笑浪滔天。最初她们叫我小白脸，有一次我问胡小梅是不是特别想养个小白脸，胡小梅不说，我继续问，她终于鼓足勇气说，是，是的！我说那不行，那么想肯定很厉害，吃不消。我本想说得出得起什么价，但这话我从来没说过，终究难以启齿，再说我可没意思要卖自己。我虽然开放，甚至开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，但这种事还是骨子里反对的，我不卖自己。我常想如果我是古代的国王，有人抢了我的国家，我可以卧薪，但不会尝胆，我就是这样一个成不了大气候的人。我回答胡小梅时，大家都没笑，气氛有些尴尬，大家听得出胡小梅话里的真实成分，而我的回答又没有一丝幽默，所以大家都不笑。

麻将继续的打，我照例输了，我求饶说，小姐们，你们让我自摸几把行不行？小姐们说，不行，这么多小姐在一起不允许你自摸，只允许你放炮了，多多益善的放炮。我说，好，你们那么狠心，看我不摸你们几把，狠狠地摸你们几把。正中下怀，小姐们说，受用受用，你痛快了，我们也过

瘾了。她们真的就摆出一副过瘾的样子来。在打麻将过程中，我们把三条叫作底裤，二条叫棍，公鸡叫小鸡鸡，二筒叫波，一筒叫大洞，可以想像我们满嘴的黄色，在麻将大餐里，全是黄色小菜。但这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，我们的确靠它喂养着打发青春时光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云南插队度过，我们则在深圳混着，王小波对时代耿耿于怀，而我们不，我们认为这是快乐的好时代，可见了人好逸恶劳，贪图享受的本性。

一次，胡小梅打了五万，我正要开杠，高兴之中无意识的叫了她一声宝贝。胡小梅顿时受宠若惊，兴奋不已。我于是又多叫了她几声。她说，别叫了真的别叫了，你看我脸都红了。过了一会，她又说，好多年没人这样叫了，当年叫的人还是蛮多的。我说，我相信，自从失去童贞后，叫你宝贝的人就剩下我一个，对吧。阿伟笑说，我看你们两个，今晚回去肯定睡不着，一个手痒，一个脚痒。阿伟的话可能是经验之谈，那晚回家我真睡不着，浑身燥热得闭眼便看到胡小梅的脸。我不相信胡小梅就扰乱了我的睡眠，努力去想些能深重刺激我神经的人和事。渐渐的便也忘了她进入睡眠。但不久即被 BP 机叫醒，是胡小梅呼我。她在电话那头笑问，睡觉没有？我说，你扰人好梦，还问睡觉没有。她气势汹汹说，哼，你害得我睡不着，自己却做梦了，岂有此理，不公平，我也要让你睡不着。接着她笑，说，如果你不复机，我就呼爆你的机，不过你还是复机了，饶了你一回。我说，你睡不着怎么怪我，那我睡不着去找谁？她温软地说，你也睡不着吗。没有，我怎么会睡不着呢，我忍不住笑，我除了十七八岁初恋时失过眠后，便与失眠绝交了，没有什么事可以

改变我的睡眠的。那可以想像你的睡，像死猪一样，胡小梅说。

那晚，胡小梅握着电话硬是不放，最后我只好求饶了，连叫她十几声宝贝才搁了电话。我本以为挂上电话后马上可以睡觉，谁知根本睡不着了，床实在太宽了，而我两手空空，胸脯像撂荒的田亩，一任蓑草凄凄，鼠蛙纵横，浪费极了。我当时睡在床上想，我的确应该有个女人，不管怎么样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就像一丘田亩总得种点能吃的才像样。那晚我仔细想了想胡小梅这个人，认为她还是合适人选，不管遥远的未来会有什么结果，最少眼前是可以快乐的。至于我老乡阿伟的看法，我也可以不在乎的，谁的屁眼不拉屎，谁又能保证每次都把屁眼擦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点屎痕？

胡小梅也许和我有同样的想法，翌晚打完麻将后，下楼时，她说，你往那边走我往这边走。我听出她言下之意是要我送她一程，便说，我送你吧。两个人走在路上总要一些话说的，她忽然说起电台主持人胡小梅，她说，你有没有给她打过电话？有，怎么没有，我说，有一天晚上胡小梅说她不知道一个男人半夜醒来，发觉身边睡的是个陌生女人时的感受，她说她很想知道，这我太懂得了，于是便打电话给她，可惜被导播小姐给拦住了，导播小姐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，不让进。胡小梅听了笑，问，那感受怎样的？我说，你真想知道？是呀，她说。我告诉她，我会嫌床太窄，不够宽，恨不得就一脚把她给踢下去——当然这是夸张了点的。总之，是想离她远点。我说到这里停了停，又说，深圳的天气总是太热，是谋杀爱情的祸首。胡小梅说，这关天气的事？对了，

我说，爱与天气是紧密相连的，我原先还准备写篇爱情与季节的论文呢，你看一到春天，群兽就要进行大规模的交配，人也不会错过这个交配的大好季节，更是春心荡漾，把持不住；到了夏季，更是交配的顶峰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肉体需要。这点就不用说太细了，你心里明白，对么？不明白，胡小梅垂下眼帘歪头看一旁说。我似乎好多年没有见过女人的羞态了，这时见着，有些感动。我说，害羞了。怎么会呢，胡小梅不承认，我的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，早就不懂得羞了。但你的确害羞了，我说。她应道，没有，真没有。你害羞了，不要不承认，我继续说。胡小梅声音大了，说，我说过没有就没有嘛，你老缠着这个干什么？继续你刚才的爱情谬论好不好？

当然，我当然会继续我的胡说，但你必须承认你刚才害羞了，我说，你怎么承认害羞比生个小孩还难呢？谁知道，胡小梅说，你说我害羞了，其实我不知道我害羞没有，我都不记得害羞的感觉了。胡小梅又说，来深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脸皮卖掉，没了脸皮才好做事，懂不懂。懂，懂了，我说，我接着刚才的季节话题往下讲。我说到了秋冬季节，人便有心理需要了，便会发觉枕冷衾寒，形单影只，所以秋冬季节的爱情成功率高。胡小梅对我的话作总结说，一派胡言。我坚信她心里肯定不是这样想的，但懒得去争辩，反正我是这样的。我一到秋冬，便总想对一个人好，温柔多情地对待某个女人，没有任何奢求，哪怕跟她上床，也可以不做爱。我长期这样，因此在家乡落得个多情公子的美称，其实一到春夏，我便与那些女人分开了。我觉得我的爱是一只候鸟，它在秋天飞回，春天飞走，在漫漫冬季，它常啄伤你的